

象山先生全集

四

欽定四庫全書

知不足齋

PDG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

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鷄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

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疊疊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己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

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荅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乎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

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
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
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
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
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
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
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
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
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
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

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
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
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
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
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
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
察而苟為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嚚以自勝豈惟
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
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
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
章句儒詭詭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扒別紙所問
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
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
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
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
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毫
髮已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

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
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
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
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
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
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
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

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
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亦當論其學
聖尚友方冊

二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
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
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
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
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

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

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為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柰何況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真正畫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
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
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
為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
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
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

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為尊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

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為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遼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卧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

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騫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
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
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
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
此讀書殆將食螻蟻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
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
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
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
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
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